



08211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四

外稟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爲經而勅令格式隨時脩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爲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爲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旣備矣而事復變法旣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頽惰拮據利害

水心別集卷十四

一

汎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爲弊猶可言也以人爲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有批狀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習公爲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爲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亾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眞也夫使見行條法



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爲尙有犯法而生弊者然則非無其法之罪而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諄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耗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材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窳暫相縻繫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而強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爲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而吏人根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殷逸舊法徃例盡用省記輕重子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

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尙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愉惰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眾之難者京師綱紀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眾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眾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

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如是而已未暇及於方伯相維之義也且其如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反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會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緣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弛惰人反以爲寬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事此其大繆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以義舉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剗刷州郡之

水心別集卷十四

四

財賦候伺其餘羨糞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農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于爲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郡故今之爲州郡者相與聚而嗤咲監司之所爲豈監司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故宐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應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以受其剩利於權務都場而提舉司者受其指畱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爲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以趁辨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

司者以此爲職徒養資考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旣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司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舉司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爲例差循致之用哉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恃煩文細故以維持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榮則本朝之事是也雖然法度之失未至於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已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

水心別集卷十四

五

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爲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爲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緣邊之兵攘卻其要地而匈奴遯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以秦之綱紀爲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爲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爲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爲也秦特不知爲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二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爲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

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尙能係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蹙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衰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名遺號猶爲統一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苻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齊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淆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水心別集卷十四

六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旣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爲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

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
監當治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
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
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
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
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時又漸收之雖邊庭
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強藩
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
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
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
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
化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
使內外皆柔雖能自安而有不可安者故自端拱雍熙

水心別集卷十四

七

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
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
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眞宗幸大名傅潛王超以畏
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禽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
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
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
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
日不可動爵祿恩意叅羣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於是
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亦或非
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維業之流
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
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偽蓋雄畧如此而竊歎後之不
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

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換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材皆壞人之知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眞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忿其小醜欲剪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旣而屢出屢

水心別集卷十四

八

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聚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卻施行舛誤小人交鬪其閒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之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材頽弛天下玩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故王安石相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强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

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
美天下豈復有洵洵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惑也以神
宗之屬志有爲終於舉措衝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
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
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
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綱更紹聖崇寧
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
而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
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療之危
疾雖分四總管以固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
下水解雲散一城之地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
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
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終始本末之際蓋可觀矣自周

水心別集卷十四

九

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
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
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
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
常勢第因其所有揜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
可得哉此天下之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
所以窮數百萬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
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
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羣起不得旋踵卒以
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
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旣而有維揚之禍牽連奔

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
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
鎮撫使於時盜賊充斥偽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
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豕相維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
望浚雖狂疏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
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冑和者亦
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泛然於
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
厭倦而秦檜以爲國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
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
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
矜其勳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筭莫能及也且祖宗
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遷劫之仇百世而不可復矣乃

水心別集卷十四

十

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庚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眞一
巨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
可爲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
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
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昔人爲國之紀綱終
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
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
與謀之今百計衰取竭東西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
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
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廷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
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
遏內江虛撤沿淮紀綱所在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
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

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
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出一塗轍而已唯本朝
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類槩委靡至於今日而莫
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知天下之
利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四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五

外臺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纏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蹙零，勘合身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爲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前則未也。

水心別集卷十五

一

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千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樁者，以之罷減三者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胥吏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眾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杜舉而爲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四川爲四鎮，以今四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之地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糧者二

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以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而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也不驚世不動眾陛下今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晷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勇士厲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攀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途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閉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兵之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水心別集卷十五

二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旣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宐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鉤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使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將用之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

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也兵爲民宜其消惰
與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曰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
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
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
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渤海漢兒前纔五六萬後亦不滿
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
之所聞者如此又有所聞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
謹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以
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立
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
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難役
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
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

水心別集卷十五

三

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
有以禁切州郡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
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
手之費差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
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
家一人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
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其州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
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
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
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
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
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才
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庶民有暇而良善多矣不

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寡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弊不去效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收矣

終論三

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旣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形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眞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怪士大夫過於譽

水心別集卷十五

四

虜而甘爲伏弱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矣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旣過不堪囚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北女眞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雋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債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斡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故也自其始入吾固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之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

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後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明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爲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惟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不終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下此則自古未見有如靖康已來者矣不追議此而爲可以戰可以守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豪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黏罕與斡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旣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爲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若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爲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爲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慮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

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樸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
盡併契丹而燕人爲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關其後遂破
都城而據中原蓋昔之所謂劉石鮮卑氏羌皆嘗生長中
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粘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
於殺鬪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亾虜相與爲之立其
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雜牽制若乃聚
重兵憑堅城衣倉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
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百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鄙
瓊之叛擁全眾以歸劉豫虜疑有閒且合從困彼也遂急
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皋
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爲
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
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

八心別集卷十五

六

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
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
皆以和爲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臨江
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
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常聲以還故疆爲言范成
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
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遷入
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行死喪思燕
之樂旣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
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
皆以中國爲法而又願和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有
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
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氏羌之劫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

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夫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畱中原當以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者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道焉勝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塵爛不可通之說眞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奇立功者豈可賴耶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常講也不可以爲不美雖然中國之不

水心別集卷十五

七

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眞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勝耶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疏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勇未足以服人蹙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旣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變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衝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之末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喜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

丹遣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阻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窳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者大抵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攷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唱致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返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終不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

水心別集卷十五

八

此與童貫輩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耶浚年少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言浚終不可用豈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廝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銜耀沿淮守臣思爲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爲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掃盡去勿畱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我爲

守其戰安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亦欲效彼之安進守亦欲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安進也雖使得宿得毫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安進者明我之不敵爾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軍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

水心別集卷十五

九

難一旦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答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安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日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我能而彼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伯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

謀也晉宋之閒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士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嚮囂然以取中原爲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爲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一適得平焉以

水心別集卷十五

十

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窮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外畫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爲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眾若昔者越之取吳燕之取齊也又非若女眞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仇恥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攝不能自主其命而

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
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駭或以疑之或以
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
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
不激而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乏此必至之勢而君
臣相與之閭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
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所行之
事與其所立之論尙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
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
從之故弓矢從的而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
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
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
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曾最捷
然皆勞民動眾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
勝而今世偷情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
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
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
申攀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
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
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生其智力以終行陛下之論如射
之立的而不使羣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
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
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者也知此者定則臣雖
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羣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賜於下誅
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材出矣

臣竊以爲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益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號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

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蒼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糶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大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

規耳既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新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閉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旣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爾置不戴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旣已久矣陛下欲尙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

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明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尙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沈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眾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勅

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受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徧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議論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閎閱以句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尙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据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

水心別集卷十五

十四

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疏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其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鑿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四難者特

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而不敢戰今倉錢自日百錢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而不敢戰也今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祿無算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閒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椿板帳爲縣之害而西蜀折估青草水腳對

水心別集卷十五

五

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爲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脩立大事使不愆紊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悞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驟而非法無決也非例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素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

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挂名蔭計級而升循途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闕名實日喪風俗日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材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

水心別集卷十五

十一

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志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廷或以見疏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美衣甘會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

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睿漢之宣
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
置在陛下所爲耳大義既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
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
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
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
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搖
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旣變則兵以多而
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
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
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
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
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
乘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
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
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曹之廢亮之殞幹魯
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
爲牽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
思審觀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
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
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應詔條奏六事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浹旬遠詔中外之
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
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畱聽焉臣聞古之號
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

國之意知病所在鏖剔根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者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强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仇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尙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尙而其術果當何擇

水心別集卷十五

六

歟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强大分裂而當思混并仇恥而當思報復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仇恥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夫强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能起疾禾莠參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紀綱法

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卽漢唐之興廢以考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疏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溫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峽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

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鏖擊豫以退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是自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閒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仇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仇恥斃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眞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

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亾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其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益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强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仇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句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機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機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

水心別集卷十五

三

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爲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脩飭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尙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沈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旣無用於今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羣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嘆息而且以乏材爲患者何歟豈其旣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

收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歎此臣所以深
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益先明之
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
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
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
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貧富專繫其用兵之多
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閒用兵一
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宐與文景比而今
日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歎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
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八九
矣又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某不可
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
日月椿板帳錢爾經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

水心別集卷十五

三

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
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
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歎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
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益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
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
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拙以聚屯爲病不敢
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菽樵
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
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會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
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
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駐兵買馬截撥綱運費力竭矣然而
上下徇徻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
歲遣賧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

兵旣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股刻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旣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益先明之乎若爲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運漁鹽權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權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

水心別集卷十五

五

賈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旣若是出亦如之蓋嘗倉猝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旣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益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幕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暨植具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

時雖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疏也然則盡收威柄一總事權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止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益先明之乎若爲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民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立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

水心別集卷十五

五

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未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考古今不能盡其理非然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畱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時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仇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

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觀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

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
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祇寅畏足以膺受付託仁
恕溫厚足以慰答僮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
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
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
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旒辰無任恐懼

先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五

水心別集卷十五

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稟屬四十餘篇旣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旣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卽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爲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宋宓焉六月

日龍泉葉

適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六

後總

秦既一天下築長城以限胡蒙恬將重兵境上匈奴畏威遠遁秦之亡非戎狄能爲害也漢初有天下韓趙更叛匈奴屢入高帝受圍白登僅以身免始與中國分權並角自後歷代盛衰不常攻守異用和戰迭行而安危存亡繫焉以本朝故實考之渡江前約和堅定而南北幸無事者百餘年矣渡江後約和堅定而南北幸無事者六十餘年矣前世所未有也然於其中閒盟誓渝爽和約傾敗則恣意摧殘極力傾辱中原故地淪沒大半殘殺之暴徧於江浙其他瑣瑣一嘖一笑而能制吾之死命者常人耳目慣見熟聞不暇贅陳矣韓侂胄愚騷專擅以功名自喜輕舉妄動號爲復仇中國皇懼亟殺侂胄匣其首謝虜請再定和

水心別集卷十六

約甫得無事忽女眞蒙鞞遞相攻擊議臣謂可乘隙經營遂絕幣罷和六七年閒牽引山東河北破壞關外未有毫髮之益而所喪巨億萬計東南之人不得相保夫安危大慮存亡大決必有成論終始不移課功索效若探囊而取猶恐不及奈何疏略茫浪一不顧計如處燎原焦爛中乃謂得清涼安坐之樂哉竊嘗朝思夕念非復歸於和終不能一日無事然而勢有甚不可者女眞蒙鞞興滅未定各責重賂爭邀厚禮使騁然馳何以立國絕舊希新後福奚算禁新挾舊先效焉取化我沃野卒爲汙萊一也山東忠義聚於山陽十萬始畏其強梗若仇敵今安其捍禦如腹心使蒙則已疑和金則增忿反側立見變亂遂形且養兵百萬安有倚山東人捍禦之理北不爲北南不爲南則議和方爲目前莫大之憂矣二也二和不可獨有守淮淮非

邊也今爲邊百前世守邊曠數百里無垣塞當其盛時虜不敢入者以人守之也本朝廢不用自以文法爲守渡江後尤密矣然百守而不一固者知以文法爲守而不知以地爲守也今欲一守而百固則必畫地而守姑以近事言之嘉定十年虜始突中渡自是我無歲不守虜無歲不突梅林沙窩山水阻深虜繞出其後殘黃破蘄直至大江湖南江西處處震動今建縣爲軍升關爲使是棄淮而守江也然其百守而不一固者如故也一日突過則大事去矣願廟堂回慮易意行一守百固之策自淮爲始畫地而守今歲行之來歲必收其效

天子以保民爲職宰相羣臣助天子保民者也智雖絕倫謀雖超眾必其可以保民而後用之不足以保民者不可用也今西則阜郊保洋東則詹子洲北則泗州南則斬黃我百姓死者四十餘萬人矣是累歲守邊之策果不足以保民也行之不變民命都盡其事非遠且民知其終不足以保我必將自求生路東南全蜀皆爲盜區是時雖欲一守而百固可得乎

淮瀕美土也其水清其魚肥其種易熟其熟不獨飽東南之地不能及非塞外沙磧比也民所樂耕而願守也請朝廷專建使名自一里至三四十里止令民居之有陂澤之利者固之有地居之家者助之於淮水內袁聘儒云內字元稟係南字深廣壕塹略如岡阜乘高瞰下虜攻則拒守常時畊作自

恣以逸待勞

虜已越淮復阻廣塹兵少則不能攻兵多則不能布陣
拐子馬虜之長技無所用也

夫浙西都邑我之閭奧也江東西我戶庭也兩淮我界限

也譬之人家必嚴其界限不使偷人暴客突過而後戶庭
闔奧得安焉今虜一突過則吾界限數百千里之民以肉
餒虎狼然猶以其未至於戶庭闔奧也而忽視之此豈觀
之所以凜凜也

自一里至三四十里居民可百家袁云元稹有則淮名千
為一堡四字里實可居七八萬家請朝廷專遣使自爲之勿委邊帥

其三四十里外以邊帥守朝廷所行不以累帥守及令
帥守及令亦不得預吾事無相侵越也

募浙西江東西湖南福建厚貲產及鹽茶米商能以力居

民者自一里爲差至五里止計其費以官之或袁云或字
元稹作錢字佐以鹽茶募及其三卽擇險阨先爲之遣將將萬人沿

淮上下以護其作

其兵必募精練忍耐不剽劫生事者袁云丁卯歲侍先
生於金陵親商略

水心別集卷十六

三

此事先生謂一里作堡不過可存著數百人可以擇禦
者不過數十人若五里一堡則皆三倍矣公家之力
不能遽辦故欲募富商富商亦誰有無故出此一項錢
然其鹽米商者其資本多在淮南虜一衝突則皆蕩盡
使其爲堡自守所必樂然是時虜已據濠梁故必以兵護作亦古法

虜來爭幸三數得勝則懲創漸退吾役可成矣其敗謹勿
追躡如此則淮間極邊有材鷲勇力頭日數百人錯雜而
居其麾下所將可任事者亦不爲少一二年中安集消定
則邊頭形勢壯而淮地三四十里外南至於江可以奠枕
淮奠枕則江南晏然不憂二虜矣

賣官有常價然無仕進之路民以爲棄已也今自一里而
至三四十里所居百家室廬糧種什器浚壕約費三萬緡
其能五里者補宣教秉義卽卽理知縣監押資任其下差
次關陞改官自知縣監押而上兩任通判路分兩任知州
路鈐不願轉出者與職名或朝官稱謂任子孫出仕依常

法

淮東西已成西至襄漢土尤美民尤樂耕願守其無水險可因者再浚之古人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山川丘陵爲地險不以人爲險也今極西至關外已有山林堡障然自與虜和不知扞蔽之利而和約一敗則被殘破之害矣

山東忠義人決不可同處石珪已叛今淮北實得州縣若干立李全爲大使專其地自五百人首領已上各差次與官某鄉某縣皆析與之居處畊作之費皆補助之使之欣然挈攜北去北自爲北南自爲南觀今議者往往以爲山東忠義旣聚理無復散因循目前而忘異日之大禍然何待異日可畏甚哉

袁云此一段係同劉子至書

自府兵立而兵農分自府兵廢而兵農不可合遂遺唐五代之患而本朝至渡江受其極弊略計四總領之所給歲

水心別集卷十六

四

爲錢六千餘萬緡而米絹猶不預百官羣吏日夜鞭撻疲民以奉其費而不能安也危乎殆哉夫因民爲兵而以田養之古今不易之定制也募人爲兵而以稅養之昔人一時思慮倉猝不審積習而致然爾改之無難也請擇任總領以瀕江近裏凡民大田至包套而種植實不到者畊之其屋宅農具器用役作種糧朝廷各給與百萬緡

今安邊所及歲幣所不用足以辦此若盡力爲之倍給可也

欲其堅實完好皆粗如私家家爲百畝可爲三十家從兵居之

先有功以事藝精習勇捷過其等伍者

教閱皆如在軍法

前代雖與敵對守當其四時未嘗不番休耕作無常聚

不散者

次用總領麻後錢往歲麻後率一二百萬緡或數百萬緡以上遊饋師常苦不繼當無餘矣

次募故將相貴臣家子弟之願進者

募之必有方彼爭從命我不爲抑也

自百家至千家第其官職而衰優之雖次討可也

卜式爲關內候往事之明例也

然則四總領五年中當有十萬兵不待糧餉通以十年則六千萬緡及它米絹皆無用而月椿和買折帛折估青草諸錢皆可大削損而歸還其民夫其所以簡易捷疾能若此者豈有奇術特以田養兵而不以稅養兵爾

古人爲天下雖黃帝舜禹無不戰者惟老聃言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嗚呼彼固以其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五

學意之爾非眞能不戰而屈人兵也雖然於今則有可以不戰而屈二虜之道彼旣挫於吾堅塹之下求戰不獲昔耶律德光旣滅晉盡以其兵分守中原忽劉知遠稱帝所在州鎮起兵逐之虜遂大敗今吾下令中原人勿與虜角簽刷勿應先鋒勿行能取胡一級

必眞胡人中原人勿自鬪也

與錢五百緡彼有無窮之級我有無窮之賞以其名王貴壻下至千戶級來者差次重賞級至二十萬則眞胡人部伍離散無與守中原者遞還其巢穴矣故曰不戰而屈人兵於今獨然者亦非有奇術適值其時然也

城濮之役但言少長有禮一戰而勝遂霸諸侯本朝制兵雖荒陬絕戍一階一級僉歸伏事可謂嚴密矣然而甬米寸帛皆仰於官先軍後民養卒不滿三千闔郡爲之困弊

舉三百年之中以爲無可爲者亦不思以田養之而徒以稅養之故也今欲傅城三十里內以爵及僧牒買田今歲買之則來歲之獲可永減民稅十之三官以其全賦給一郡之用猶餘十之五

此據溫州所餘言之他州或過或不及

營分給散悉循今法無改毫分夫可以損民稅之十三可以贏郡用之十五所行止於傅城三十里之近而一境數百十里之遠不預聞焉取成於一歲之內而無悠久而難見者焉昔人有言利不百者不變法嗟夫此亦百矣可以變矣嘗以溫州贍軍粗爲程式雖吏文粗鄙今特存之袁此以後是約溫州言之它處未必盡然雖有差誤亦不必較

官吏諸軍請給

今其本州欲買田贍養諸軍且以嘉定九年所管人數爲

水心別集卷十六

六

準共管二千七百二十二人請給不等一歲合支軍糧諸般犒賞并合添買田準備補填旱潦及所買田內有肥瘠租穀不及之數內買上件田一十萬餘畝開具合行事件

下項

一管下項威捷等一十六指揮共計一千五百六十四人每人請米一石五斗省一月計二千三百四十六石成年計米二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

威捷三百五十五人 雄節三百一十人

水寨一百二十人 管界五十七人

永嘉場五十人 梅奧四十六人

青奧門八十一人 果山四十六人

三尖三十七人 南監五十八人

蒲門八十三人 館頭四十四人

北監一百丹一人

鹿西八十七人

小鹿四十八人

大荆四十一人

一管威果等八指揮共計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每人一月各請米一石二斗計一千三百九十五石六斗成年計米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二石二斗

威果三百一十四人

崇節三十三指揮三百一十人

壯城七十人

崇節三十四指揮三百二十人

牢城七十人

省鋪一百丹八人

船場二人

清務二人

水心別集卷十六

七

一創置官吏合干等人每月共支米七十石三斗一年

計米五百七十九石六斗

監官一石五斗

職給一人二石

手分二人三石

貼司四人四石

攢司一人一石

專知一人一石五斗

廳子二人二石

掐子一人一石

門子一人三斗

貼支兵士

節給二人二斗

貼支兵士

腳子三十人九斗

貼心

甲頭三十人三十石

以上三項一月共支米三千七百六十五石一年計四萬五千五百一十四石八斗更添閏月

米一千八百八十七石四斗五升總計四萬七

千三百八十六石八斗五升每穀一打計作米

一石五斗省共計穀三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打

八方五升今措作三萬三千扛

一諸營寨廂禁土軍等共二十四指揮共管二千七百

二十二入合請春冬衣賜錢計七萬八千四百

九十九貫七百二十六文省錢會中半除折會

子一半陌子錢七千六百四十六貫一百丹九

文省外實總支錢七萬八百五十三貫六百一

十八文省展計五萬四千五百五十七貫二百

九十文足計穀二萬九百八十四扛開具下項

今指作

三萬扛

威捷三百五十五人每歲一人春冬衣賜計錢三十

二貫七百四十四文省共計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四貫一百二十文省

威果三百一十四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二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又

七百四十四文省共計一萬二百八十一貫六

百一十六文省

雄節三百一十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三貫五

百九十文省共計一萬四百一十二貫九百文

省

崇節三十三三十四指揮并壯城共三營請給一同

共六百六十七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二十貫

八百三十八文省共計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八

貫九百四十六文省

牢城七十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一十三貫九百四

十四文省共計九百七十六貫八十九文省

省鋪清務共一百一十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一十

七貫八百四十九文省共一百九十六貫二百四

十文省

船場二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八貫三百四十八文
省共計一十六貫六百九十六文省

水寨管界共一百七十九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
十三貫五百九十文省共計六千一十二貫六
百一十文省

土軍共一十二寨計七百二十二人每歲一人春冬
衣錢三十三貫五百九十文共計二萬四千二
百五十一貫八百八十文省

諸營寨共二十四指揮共管二千七百二十二
人每歲一人合請料錢箭鑿春秋二教按教犒賞共
支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五貫六百二十四文省
此外見錢展計一萬六千六百五貫五百四十文

水心別集卷十六

九

足計穀六千三百八十七扛開具下項今謂作七人數

同

威捷每人一歲錢一十九貫三百文省共六千八百
五十一貫五百文省

威果每人一歲錢一十五貫七百三十三文省共四
千九百四十貫一百六十二文省

雄節每人一歲錢一十二貫二百四十文省共三千
七百九十四貫四百文省

崇節三十三三十四壯城共三營每人一歲錢三貫
四百九十八文共計二千三百三十三貫一百
六十六文省

牢城每人一歲錢二貫九百七十七文省共二百丹
八貫三百九十文省

省鋪清務一百一十八人每人一歲錢二貫五百七十

七文省共計錢二百八十三貫四百七十文

船場二人每人一歲錢四貫一百六十八文省共計
錢八貫三百三十六文省

水寨管界共一百七十九人每人一歲錢五貫九百
六十文省共計錢一千六十六貫八百四十文
省

土軍一十二寨共七百二十二人每人一歲錢二貫
八百八十文省共計錢二千七十九貫三百六
十文省

本倉官吏合干等人請給除米係前項支外所有請
給錢每月計支錢二百一十六貫二百文一年
計支錢二千五百九十四貫四百文省展計一

水心別集卷十六

十

千九百九十九貫六百八十八文足計穀七百
六十九扛今措作一十扛開具下項

監官一員乞從朝廷差下及給印行使專一監督受
納等一行事務所有俸給合依本州司戶體例
支破或止就本州知錄司戶逐日輪一員下倉
收支亦便庶免添此一項請給或專差官除米
前項米數內支破外俸錢一月計一百丹八貫
文省一歲計一千二百九十六貫文酒係公庫
支請一月八瓶一歲九十六瓶

職級一名繫書點檢受給一行事務每月倉錢一十
五貫省一歲計錢一百八十貫文省

手分二名通掌繫書主管受給一行事務趣辦衣賜
犒賞料錢等每人月請錢一十貫計二十貫一

歲錢二百四十貫

貼司四名專主管受給倉口簿籍解遣一行事務每月各請錢五貫文計二十貫一歲計錢二百四十貫文省

攢司一名專一紐算穀米錢物出入數每月請錢五貫一歲錢六十貫文省

專知一名專一繫書主掌錢物米穀出入每月會錢一十貫一歲計錢一百二十貫文省

搯子一名專一收支糶穀錢并簇辦支遣諸軍衣料等每月會錢三貫文一歲計錢三十六貫文省
廳子二人監官下祇應係於散從官廳子內差撥每月各貼支錢二貫計四貫一歲計錢四十八貫文省

水心別集卷十六

十一

甲頭三十人專一主管斛面催科諸鄉穀子每遇稻熟之際依例預先排門告報一次稻已登場再行催督定以限期然要如限到倉交納外非官司差使不得無故下鄉搔擾佃戶於私輒擅收上田租或換租割或以添租爲名乞覓錢酒以致引惹鄉人互相攘奪租田交爭詞訟或有抵頑佃戶欠穀數多或曰腳全未納到至冬至後委是難催之人方許甲頭具名申上亦止合依田主論佃客欠租穀體例備牒本縣追理本倉不得擅自追擾務在存卹或有隔年不納租穀之人許甲頭指實欠數具申憑本倉行下別召人租種亦不得以一號田顏情私許兩人立租致起爭端如違重作施行仍專一在倉照管出

入穀米鈐束作米人管轄腳子并每夜輪流兩名在倉守宿提點上宿腳子巡警內外不得稍有疏虞除前項支米外每月各支錢一貫文計三十貫一歲計三百六十貫文

內差一人充劄手差人使喚

腳子三十名並無請給如遇本倉及省倉常平等倉出入米糧并監官荷轎使喚及本倉每夜輪流六人分鋪巡更上宿每夜支點心米外錢一十文買油點照月計錢九百文一歲計錢一十貫八百文

所買贍軍田穀一十萬餘扛前項所差甲頭三十人逐日在倉收支穀米若更責以催科切慮乏事今欲於所賣田得官人內委請一十員每員月給錢五貫省共五十貫一年計錢六百貫省展

水心別集卷十六

三

計四百六十二貫足計穀四百六十二石計穀二百三十一扛每員米一石計一十石一年計米一百二十石計穀八十扛每員管催一萬扛許逐官各自選保甲頭五人共五十人依鄉例遇催穀每人給穀一扛充倉用催科了畢許其從便經營仍照先來約束不得在鄉生事穀計五十扛

每官一員廳下計能書算一人受使令解遣月支倉錢三貫米一石其計穀二十扛十員廳下計二百扛

以上一年共支穀五百六十一扛

今分六百扛

一逐月支散軍糧合用斗子更不別差依例告示省倉

斗子前來量米並無請給

一逐月支散軍糧日分府判兵職官下倉彈壓所有倉
倉酒果等依例係使府支降付所屬造辦本倉
更不干預

一本倉先來差定甲頭三十人一如糾子節級體例如
遇收支穀米灶同專知認數支遣不管折欠竊
慮糾子爲見利害不相關顏情受囑故意滿量
致專甲折陷不便今欲於糾子內輪差五名前
來充節級本倉如遇逐日作到未與專知甲頭
同共交量入款支遣了畢餘米即時般量見數
次月添揆支遣其糾級依省倉例於內差一名
充本倉劄子或遇交替即將係赤麻見管米數
交替

一照對本倉合用紙札開具合用數目申官支錢收買
水心別集卷十六

十三

使用一歲約計五十貫文計穀一十五扛

一作米支散合用什物作具一歲合用錢七百貫文足
計穀二百七十扛今指再添作三百扛

籠鬲淨碎糠篩每作用五箇價值直不等約計錢五百
文足作米計一百二十人每三人共一作計四
十作共用篩二百箇計錢二十貫用得兩箇日
一年計六次換共錢一百二十貫文足

團箕每作二箇共八十箇并收穀共計二百箇共錢
二十貫文足用得兩箇月一年計買一千二百
箇計錢一百二十貫文足

扛籬每作三隻共計一百二十隻計錢一十二貫用
半年一年計二百四十隻計二十四貫足今指
作三十貫文足

確白每作一箇計四十箇每箇三貫文足酒飯二錢
開鑿計一貫文足共計錢四貫文足共錢一百
六十貫文足用三年再換一年計錢今措作六
十貫文足

確杵每作二箇共八十箇每箇四百文足計三十二
貫用三年一年措錢十二貫文足

大石礮每作一具計錢二貫文足開礮五百文足計

錢二貫五百文足用四十具共錢一百貫每月

四次開煨一次計錢四貫八百文足每具一百二十文

四次計錢一十九貫二百文足一年煨錢二百

三十貫二百文足用得二年一年內礮錢并煨

錢共二百八十貫二百文

礮甌并床檐每具五百文足計錢二十貫足用二年

《水心別集卷十六

十四

一年內計錢一十貫文足

叁箕每作二箇計錢五十文足共八十箇出穀交米

共二百箇計錢五貫足用三箇月計錢二十貫

今措作三十貫足

茗掃帚每作三柄計錢三十文共二百柄計錢二貫

足一月六次換計錢一十二貫文足一年計錢

一百四十四貫今措作一百五十貫足

一交收穀子并支穀作米合用什物共計錢七十一貫

三百文足計穀二十八扛今措作三十扛開具

下項

依私家收租穀則例做五方省斛一十面每面連釘

鉸計錢一貫文足共計一十貫文足

斛一十面連釘鉸每面五百文足計五貫文足

升一十箇每箇連釘較二百文足共二貫文足

叁箕二百箇計錢五貫文足

斗槩一十條計錢三百文足

團箕二百箇計錢二十四貫文足

掃帚二百柄計錢二貫文足

上教梯一十張計錢五貫文足

腳道板五條計錢二十貫文足

一支軍糧米合用斛斗米籌等物就省倉關取行用

一作米逐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合支散軍糧約計四十

石六合

每穀一扛作米一石五斗省餘零米見

數入簿麻椿管次月揆支計穀二千七百二十

扛每一人一日作一扛計二千七百二十人除

支散軍糧日分并拘集米入教并再出穀相展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五

日子外每日約上作米人一百二十人每扛顧

錢三百文足除糖碎折錢六十文足外實支二

百四十文足一月計顧錢六百四十貫八十文

足一年計七千六百八十貫九百六十文足計

穀一千九百五十五扛今捐三千扛逐月支散

軍糧了畢次日卽便下手作米其人工四更一

點入作限午時交米入教隨卽支穀次日亦復

準此不得一時稽緩有失指擬支遣

買田數

今將近城三十里內有田官民戶自三十畝以上共

一千九百五十三戶各買穀子五分共計九萬

八千一百二十五扛開具下項

四十九戶係有田四百畝以上共買穀萬八千九

百五十二扛

膺符鄉第八都

一戶管田五百七畝二十步於內買二百五十扛每扛三十貫共錢七千五百貫文

一戶田一千二百七十畝一角三十八步計買六百五十扛計一萬八千五百貫

膺符鄉第九都

一戶田六百五十四畝三角二十三步計買三百二十扛計九千九百貫

一戶田五百三十二畝二角四十五步計買二百七十扛計八千一百貫

一戶田二千七百六十畝四步計買一千三百八十扛計四萬一千四百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十六

一戶田一千一百六十五畝四十九步計買五百八十扛計二萬七千四百貫

一戶田一千九十三畝一角四十五步計買五百五十扛計一萬六千五百貫

一戶田一千六百四十八畝一角五十步計買八百三十扛計二萬四千九百貫

德政鄉第十都

一戶田五百二十五畝二角三十三步計買二百六十扛計七千八百貫

一戶田五百三畝一角一十五步計買二百五十扛計七千五百貫

一戶田二千五十九畝一角一步計買一千三十扛計三萬九百貫

吹臺鄉十四都

一戶田六百九十一畝一角五十九步計買三百五十
十扙計一萬五百貫

一戶田四百八十畝五十一步計買二百五十扙計
七千五百貫

一戶田四百七十二畝二十八步計買二百三十五
扙計七千九百貫

建牙鄉十九都

一戶田六百八十五畝一角四十五步計買三百四
十五扙計一萬三百五十貫

一戶田一千六百二十七畝二十七步計買八百十
扙計二萬四千三百貫

一戶田一千二百四十八畝二角三十二步計買六
百二十五扙計一萬八千七百三十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一戶田一千一百一十七畝計買五百六十扙計一
萬六千八百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一戶田四百八畝一角二十步計買二百五扙計六
千一百五十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一戶田五百八十七畝二角八步計買二百九十扙
計八千七百貫

一戶田五百九十五畝一角二十步計買三百扙計
九千貫

仙桂鄉三十三都

一戶田四百一十五畝二角四十三步計買二百八
扞計六千二百四十貫

一戶田一千三百九十二畝一角一十六步計買七
百扞計二萬一千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一戶田九百五畝一角一十四步計買四百五十三
扞計一萬二千五百九十貫

一戶田四百四十畝四十三步計買二百二十扞計
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一十六畝二角一十五步計買二百二
十扞計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六畝一角三十一步計買二百三扞計
六千九十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末

第二圍鷹符鄉第六都

一戶田四百三十九畝一角五步計買二百二十扞
計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一十九畝一角五步計買二百十扞計
六千三百貫

鷹符鄉第七都

一戶田四百五十二畝二角二十三步計買二百二
十五扞計六千七百五十貫

一戶田四百三十五畝三角二十四步計買二百一
十八扞計六千五百四十貫

德政鄉十二都

一戶田六百六十五畝二角二十步計買穀三百三
十二扞計錢九千九百六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一戶田五百四畝一角計買二百五十二扛計錢七千五百六十貫文

吹臺鄉十六都

一戶田七百五十五畝一角五十七步計買三百七十七扛計錢一萬一千三百一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五十畝一角五十七步計買二百七十五扛計錢八千二百五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一十二畝三角三十九步計買二百六扛計錢六千貫文

一戶田四百八十二畝計買二百四十扛計錢七千二百貫文

一戶田四百卅八畝一角二十四步計買二百四扛計錢六千一百二十貫文

水心別集卷十六

十九

一戶田四百七十八畝五步計買二百四十扛計錢七千二百貫文

一戶田一千二十三畝一角五十一步計買五百十扛計錢一萬五千三貫文

一戶田八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計買四百二十八扛計錢一萬二千八百四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四十八畝二角十五步計買二百七十四扛計錢八千二百二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四十四畝十一步計買二百二十二扛計錢六千六百六十貫文

建牙鄉十七都

一戶田五百三十二畝二角四十五步計買二百六

十六扛計錢七千九百八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五十三畝一角一步計買二百七十六扛計錢八千二百八十貫文

建牙鄉十八都

一戶田五百十八畝二角二十二步計買二百五十九扛計錢七千七百七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六十七畝三角二十七步計買二百三十三扛計錢六千九百九十貫文

孝義鄉二十二都

一戶田一千六百六十六畝十六步計買八百三十一扛計錢二萬四千九百三十貫

二百六十八戶有田一百五十畝以上至四百畝以下其買穀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扛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二十

膺符鄉第八都

十一戶其買穀一千三百二十五扛半計三萬九千四百五十貫

膺符鄉第九都

十一戶其買穀一千二百六十一扛半計三萬七千八百四十五貫

德政鄉第十都

十六戶其買穀二千五十八扛半計六萬一千七百四十貫

德政鄉第十一都

二十戶其買穀二千三百六十四扛計七萬九百二十貫

吹臺鄉十四都

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九百八十一扛計五萬九千四百三十貫

吹臺鄉十五都

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七百扛半計三萬一千十五貫

建牙鄉十九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五百五十三扛半計四萬六千

六百五貫

孝義鄉二十都

八戶共買穀一千七十九扛計三萬二千三百七十

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八戶共買穀八百五十五扛半計二萬五千六百六

十五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五

仙桂鄉三十二都

二十戶共買穀一千九百七十扛計八萬九千四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八百一十九扛計五萬四千五

百七十貫

膺符鄉第六都

四戶共買穀四百丹九扛計一萬二千二百七十貫

膺符鄉第七都

九戶共買穀一千二十扛計三萬六百貫

德政鄉十二都

十二戶共買穀五百三扛計一萬五千九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四戶共買穀五百二十八扛計一萬五千八百五十

五貫

吹臺鄉十六都

二十五戶共買穀三千二百二十三扛半計九萬六

千七百卅五貫

建牙鄉十七都

二十三戶共買穀二千四百九十三扛半計七萬四

千八百卅五貫

建牙鄉十八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五百六十扛半計四萬六千八

百一十五貫

孝義鄉二十二都

十一戶共買穀一千八十四扛半計三萬二千五百

三十五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五

一千六百三十六戶有田三十畝以上至一百五十

畝以下共買穀四萬九千四百九十扛

膺符鄉第八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九百一十六扛計五萬七千

四百八十貫

斜埭附德政鄉第十都

八戶共買穀二百七十二扛計八千一百六十貫

德政鄉第十都

九十九戶共買穀三千八十七扛計九萬二千六百

一十貫

德政鄉十一都

一百十八戶共買穀三千四百七十扛計一十萬四

千一百貫

吹臺鄉十四都

一百十三戶共買穀三千二百六十扛計九萬七千八百貫

吹臺鄉十五都

一百一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八十一扛計九萬五千四百三十貫

建身鄉十九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二千二十四扛計六萬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七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一百二十四扛計六萬三千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水心別集卷十六

三

五十六戶共買穀一千六百三十六扛計四萬九千八百八十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七十一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扛計六萬六千九百九十貫

吹臺鄉十四都

一百十三戶共買穀三千二百六十扛計九萬七千八百貫

吹臺鄉十五都

一百一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八十一扛計九萬五千四百三十貫

建身鄉十九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二千二十四扛計六萬七百二十

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七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一百二十四扛計六萬三千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五十六戶共買穀一千六百三十六扛計四萬九千八十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七十一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扛計六萬六千九百三十貫

仙桂鄉三十三都

一百丹六戶共買穀三千三百四十四扛計一十萬三百二十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五

賢宰鄉三十四都

九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二十五扛計九萬三千七百五十貫

膺符鄉第六都

二十四戶共買穀六百三十五扛計一萬九十五貫

膺符鄉第七都

四十五戶共買穀一千二百一十八扛計三萬六千五百四十貫

德政鄉十二都

七十二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七十六扛計六萬八千二百八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一十九戶共買穀五百五十九扛計一萬六千七百

七十貫

吹臺鄉十六都

八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九百三十打計八萬七千九

百貫

建牙鄉十七都

一百一十九戶共買穀三千八百一十七打計一十

一萬五百一十貫

建牙鄉十八都

一百二十四戶共買穀三千六百四十打計一十萬

九千二百貫

孝義鄉二十二都

七十二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十二打計六萬六千

九百六十貫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五

一其買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打每一打穀計錢三

十貫文共計錢二百九十四萬三千七百五十

貫文十分為率四分出給度牒六分出給官告於

折還價錢下項

百二十萬貫出給度牒一千二百道

一百七十四萬貫

迪功郎告一百道計一百萬貫

承節郎告七十四道計七十四萬貫

三千七百五十貫以入戶收藏白契特與放限赴

官團給將上項牙契錢折還價錢如本戶無契

許與親知有白契之家通融

一將買到穀子指數支遣下項

收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打

係買穀

支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扛

三萬三千扛作米支遣諸軍官支等一年月糧

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五扛候得價出糶收錢簇辦

支遣一年軍兵春冬衣賜二教按教箭鑿料錢

官吏請給雜支等用

管二萬三千七百五十扛準備旱澇慮有租穀分數

不等補填支道

一買田支給軍兵及官吏等請給并雜支外有諸軍差

接送知通兵曹等官借請及差防押綱運投下

月帳等文字無虛日雖逐月尅還至還郊禮並

借除放會計一年不下

竊見日前官員就管下樂清地名檉江築塚海

塘已施工不及結裹今將前項出剩所管錢或

水心別集卷十六

五十一

官司借撥錢委有心力鄉豪專一措置築塚成

就仰此一項穀子補填前項借請候築塚了畢

所委人以二分酬勞或別議推賞仍別請委官

并置吏掌管催租赴倉交納候得價出糶收錢

支遣

上項賣田與官司人戶將本戶所管田地除賣與官

司外有餘產合納夏秋二稅並特與永免四分

優潤其餘四縣有產業人戶合納二稅亦特與

各永免三分

